

一个人 一座楼——纪念刁老师在推广组的日子

□ 郭 静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

最开始看到刁老师衬纸的速度时，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

刁老师2016年退休返聘到我们组，主要是做古籍扫描前后的衬纸、撤纸，以及辅助监护的工作。一般来说，一位衬纸老师供应一台扫描仪每天的衬纸需求最为合适，供应两台就会非常紧张，几乎没有时间歇一歇、喘口气。当时我们南区一层的数字化工作间置有 Metis750 和 i2S CopiBook 两台扫描仪，而负责一层衬纸工作的只有刁老师一人。为了缓解衬纸、撤纸的压力，我们提取古籍时会注意尽量交叉着来挑，避免一天内都是需要衬纸才能扫描的书。但有时候，无论如何都挑不出来了，尤其是遇到手稿、抄本、提善书居多的项目。这时候，我们只能抱着一箱厚厚的书放到刁老师的衬纸工作台，带着几分歉疚说：“不好意思啊刁老师，今天的书又都是要衬的。我们也分几册轮流衬一下。”刁老师几乎是在我们放下的书的同时就主动拿了过来，即刻开始了手上的动作，嘴上说道：“不用不用，都放这儿吧。”

再多的话，譬如“你们还有别的工作”“你们也很忙”啦，刁老师也不会多说。他本来就不善言辞——总是像这样，说得很少，默默做得很多。

神奇的是，等我忙完手头一时的工作，过会儿再来看时，刁老师就如同变魔术一样已经衬出了好几册书，在衬纸操作台上码得整整齐齐。

这个速度把我们一众人震惊到了。

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曾经试图追赶上刁老师利落的手速，结果发现根本做不到。想要快一点，就很容易衬歪；想要衬得美观一些，速度只得放慢。几番尝试下来，不由感叹刁老师的厉害。那时候真的很好奇，刁老师究竟是如何做到如此高效，又能保证衬纸质量的呢？好奇的同时，更多的是安心和踏实。每天9点准时出现，脚步稳健、昂首走来的刁老师，就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和强大的支持。

近些年的数字化项目愈发紧锣密鼓、工期紧张。有了稳定高效的衬纸保障，每天的扫描工作才能如期推进，我们也才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数据整理、项目管理相关的工作。后来刁老师的工作地点调整至二楼胶卷库，为二楼的赛数 OS14000、i2S CopiBook 扫描仪提供衬纸、撤纸支持，同时辅助监护藏品安全。在返聘至我们组的这几年中，刁老师在胶卷库的工作时间最长。赛数 OS14000 的扫描速度比起一楼的 Metis750 还要快一些，这意味着胶卷库需要更多的衬纸供应，工作会更为忙碌。刁老师比以前更加不辞辛苦，一年到头也没请过什么假。为了追赶进度，疫情期间也与我们一起加班加点来馆工作，从未有过任何怨言。有时不免感慨，很多大型古籍复制影印项目如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》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》《浙学未刊稿丛编》《四部丛刊五编》，乃至近期的《中华医藏》《赋役全书》等，在为人所知的众多专家、学者、参编人员的努力之外，其实也有刁老师等返聘老师的默默耕耘奉献的身影。从2016年到2022年，刁老师衬过的书页保守统计也有29.9万筒子叶；一张衬

纸薄厚有别，按平均 0.015mm 来计算的话，这 29.9 万筒子叶的衬纸累计起来达到 44.9 米，相当于一座 15 层楼高的大楼。

那一叶叶清晰呈现、古色古香的复制书影里，都是刁老师倾注的心血啊。

